

三國志

二十二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蜀書 國志三十九

董和傳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

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鞞江

原長成都今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

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

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

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

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

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

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

可替否其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

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

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忠廣忠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樊躄

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

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

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

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



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
偉度數有諫止雖恣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
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盡之效故見裴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傳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少知名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

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益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制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

蜀志九

二

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

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

零陵桂陽

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可也公

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

會先主略有二郡巴不得反使遂遠

適交趾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東危歷險到值思

義之民自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

深以為恨巴復從交趾至蜀

先主
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更姓為張與交趾太守士

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十一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明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彰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而諸

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

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目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

蜀志九

三

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

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

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

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零陵先賢傳曰

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具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

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

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

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

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傳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遠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

蜀志九

甲

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奇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謨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

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謹曷亮深加器異先主臨

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襄陽

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

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

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

復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

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

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

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為

蜀志九

五

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二十九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

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絲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眾為之

垂涕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誚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臣不惜

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於

甫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

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

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謖之不可大

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授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為天

下幸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

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

陳震傳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

馬良 陳震

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
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
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
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
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
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
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
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
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

蜀志九

六

適魯犯其山諱孔子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
即日張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
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
升壇歆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充
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
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
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
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
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傳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

蜀志九

七

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獻納之

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

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
少官微見允停出遂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
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濶積捨此
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
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

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作巴郡

蜀志九

八

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

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

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

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
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
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
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
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
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
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

董允

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闔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構門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臣松之以為陳羣子秦陸

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駢角之美而亦如秦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蜀志九

九

呂乂傳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

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吕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董劉馬陳董吕傳第九 蜀書 國志三十九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劉封傳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眾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

蜀志十一

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魏畧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

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

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
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遠
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
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
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
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
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
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
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
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
勉之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

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
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
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
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

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
種商白起孝已伯竒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
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
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
勢利所加改親爲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
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
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
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
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
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

及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佞對曰

霄也佞在而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

蜀志十

三

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

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

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
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
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
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畧曰申儀兄
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
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
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
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

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

之
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萊傳

彭萊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
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
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
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
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
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
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繇竹秦宓膺山甫之德

劉封 彭萊

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謹落
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
叢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叢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叢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叢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叢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叢坐叢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

法正宿自知叢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竒數令叢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旣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叢爲治中從事叢起徒步一朝處州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叢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叢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旣敬信亮加察叢行事意以稍疎左遷叢爲江陽太守叢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叢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叢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楊雄方言曰滅

鯁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
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
也義罵備爲老
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
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義言大驚默
然不答義退具表義辭於是收義付有司義永於獄
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
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
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
因法孝直自銜鸞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
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
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

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
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
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義言劉
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故其書

後語云負我慈
父罪有百死也

義一朝狂悖自求殖醢爲不忠不義
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
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
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
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佯失老語此
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
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

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地明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立傳

廖

音理救反

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

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

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以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

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

人以下識真僞邪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

闞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徒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

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

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傳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縣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二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郫音妻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

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
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
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
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
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
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
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

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

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二道向漢川於九邪

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

辨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

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

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

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

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狹情

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

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

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

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

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

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立鄉侯

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

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

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

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

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

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

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麋習行參軍裨將軍臣

杜義行參軍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

領從事中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

傳印綬符策蜀志十一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

削其爵土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

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

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

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

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

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

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

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

平致死豈徒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

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

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

李嚴

也之有豐官至朱提太守

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

劉琰傳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

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

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玳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
慶遂絕

魏延傳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
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
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
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
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
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
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

蜀志十

十三

稱善眾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
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
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
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
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
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
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
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魏畧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

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

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旣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

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

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

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棧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魏畧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今延攝行已事

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傳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傳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

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為年官

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美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畧任楊

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
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劉彭廖季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蜀書 國志四十一

霍峻傳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庠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

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
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
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
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
因仍前任寵待有加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
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
成都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
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
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
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
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
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
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
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雋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
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
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

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憲
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
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
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
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
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
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
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
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
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眾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
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
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
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
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
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
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
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眾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
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
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
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

霍峻

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諡曰烈侯子襲以陵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傳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偏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邽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

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傳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

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

士元皆親善

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

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

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犍犍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

臣松

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

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

蜀志十一

四

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

敬重焉延熙十年卒

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眾此言天地和則萬

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子條嗣景耀中

為御史中丞

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

朗兄子

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祜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

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二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

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

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王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傳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

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赳赳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

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
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
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
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
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
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
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
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
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
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

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
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
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
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

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為楊恭

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
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
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
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髦嗣

髦音忙角反見字林曰髦

也思貌歷二郡監軍翊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傳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

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喜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曷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

能圍成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曷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曷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

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安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

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捷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益部

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爲笑祗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常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常奄往錄獄衆人咸爲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以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爲汶山復得安轉祗爲犍爲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爲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爲犍爲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傳

蜀志十一

九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緜竹令先主攻緜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爲督軍從事出爲牂牁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

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
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
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
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
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
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
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
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
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侯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眾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

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疆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警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觀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為建興二年隨諸葛亮南行歸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

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
在坐鴻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
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
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
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
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
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

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
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
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
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
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
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
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
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
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
也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
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

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各位者

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
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
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
言猶用陵遲况庸后乎哉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蜀書 國志四十一

